





群眾反覆討論確定分配等層

登下，連計抽稅油及質最上，都相當  
 應。如頭二位，五 於前來中幾水平，  
 八畝，原種下地十 不少的地已超過。頭  
 八畝，產稅三石五 等分到頭一石九  
 斗一升六，其次抽 斗八，二等一石八  
 出下地十五畝，抽 三等一石六斗九  
 上中地二十三畝三 九元。  
 分，滿足了他的要  
 求。但也有個別不  
 願抽的，只補土地  
 或中地。分區結果  
 ，得地農民在數量

(煙石訊)三區鄉  
 家拔幹部李王常等，  
 向水村地主和富農調  
 劑出小米四石一斗，  
 可是不按貧苦程度分  
 配，他們分發給的二  
 區，他們分發給的二  
 十三家中，就有三戶  
 破產地主，自然村銀  
 部不發富，每人本  
 有一份，李樹出本  
 還有一石餘米，也分

石離曹家坡等村  
 未按貧苦程度  
 幹部多分，給破

丁分也等主地產破給，分多部幹

苦麼？」又任家山村解決口糧中，是幹部都有份，且比軍隊分的多。於是任興鳴，一家四口人即分了一石一斗，獲全村幹部只剩下行政科獎金在任興勝一人（常掛中農）未分，但在任興村幹部討論下，說他應分一石四斗，後任說：「如給我一升，給我五升扁豆，不要白豆。」結果就除了一升扁豆。（世亮、桂英、喜恆、致喜）

2

一老嫗因擄掠，亦各村安慰外，正隨  
被淹死，屍首直冲 勸懲兼造行像救中  
到五區九原坪，始 (王漢章)

• 喜片社編纂 •

有人主張把他列在三等，說他一人養活一人不費事，其實他只有三間墳地，從小樑工，担挑跑口外，常常有吃沒穿。在這種艱難思想下，討論結果，頭等戶僅存八戶，二等二十四戶，三等四十一戶。後來貧農小組專門開了會，反映了自己困苦的情況，並對漠視貧民利益的思想展開了爭論，如工人郭三小說：「有人說郭紅世一人養活一個人，其實郭紅的常是一個人也想人多，可哥這個老爺也委不起。他自己沒好地怎麼能過好呢？」貧農張二計嗣說：「說咱活著，列在三等，但我活著的既沒賣下房，也沒掘下地，家裏要甚沒甚，担上担子跑上兩回，人家要咱活不歡，才個廟的不吃鹽，這就活著活著？」最後經過貧農小組，在羣衆中分別進行教育討論，大家認為應該扶助底子上的入，

平

等級確定以後，  
根據關公的首要問  
題，是掌握地塊大  
小（應決定以畝計  
）；樹蓋高低、好  
壞；地塊、高地近地  
的問題，特別對清  
算回來的土地，這  
些款不實，而重  
不安，已經過重新  
決定。關於地質好  
壞，專業意見控制  
地多的，在水八四

平均畝；每人一  
畝七畝零六，而實  
地八畝九，這塊  
一畝八，近地一畝  
一畝二，近中地三畝  
四，在實地佔有上  
地，上地一畝，中地  
三畝，下地一畝八  
三畝，作爲公糧標準  
具部分開除，再理  
專家討論，原來理  
地多的，在水八四

10

組織及自然村幹部。但該村幹部並不重視這  
他們，才承認「我們開會討論一下吧！」等  
緊，終於將其扣壓，送交政府，以便由軍  
忠實走狗，抗戰前當丁區長八年，山門省檢  
供神池後，四五年初當了義井區聯合村的  
提。四五年冬縣黨會向他清算出生車衣服等  
緣故罰款，要「開明」「獻」了幾十塊地，  
月爲抗交公債及還鄉清算而逃跑，七月間  
黨的嫌疑，乃被發現扣捕。（石坂）

1

神池訊：二區西龍門莊民長小隊長徐松  
琴，平常當過一個傭工，是一個失業的  
年，溜回家後，混入村中，竟被當時頭頭  
爲小隊長，隨即在村中食污欺壓羣衆。他  
還有一條牛，去年十月間派他到口泉服抗  
抗，結果被匪佔領回來，其餘的走了四十  
走了一天，可是他硬託住派差小隊長，叫  
四十天的抗動下。今年五月，同地主和  
出出來的幾家，未經政府允許，他也私自  
在高四賣了五斗（大斗），至今未還。  
勾串中農馬海旺的老婆連二年之久，今  
月，更挑撥該女入關離婚，馬海旺忍無可  
而在一箇夜間，把他和該女一起捉了去  
去公所，押了一天，問警苦、教責、批

---

不允許有流氓存在，逼去毀掉，真是錯的。今天仍然引下更是不對。徐拉佳句最毒的女人，是犯法行爲，但村公所只一扣了，批評教育，其保護，一，罰到徐某不至太了，而劉某僅罰銀兩，則太不負責任。至馬丁，二次責備後，徐某即放手交劉某處理。究竟誰推後，誰樣的處理，值得考慮。我認，此人應該交給交劉某處理。

陳國強、唐健成、李

王莢子高爲人頂，莢子高及腰節，山  
藥開花結子。爲條苗增識，各村正在  
起鑿。(谷曼)

興縣縣府撥糧三十四石







